



蒼水文集卷之十

金翰林學士承旨趙秉文周臣著

雜體

詔赦國書表冊文誥附草本中十取十一二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予新即大政承元和師旅之後軍國庶務有所未明
尚賴股肱元輔文武庶僚同寅戮力叶贊太平之功
如聞有司罔克勵相翫歲愒日習以成風因循者苟
歲月以養資罷懦者托疾病以廢廢爾既若此予何
賴焉爾尚明時予言用孚汝聽掌刑者無以私情破

公法俾有寬抑之情典選者無以小節妨大務俾有
留滯之歎掌計者出納之吝固防濫予取不以道亦
傷吾民無縱哀刻俾有流離之嗟曰諫官御史汝惟
耳目其有大利害具以聞無毛舉細事以塞責曰守
令兵役之後吾民甚苦無怠撫養無為姦賊曰採訪
使敦本察吏是汝之責汝其察吏治以催科為名肆
侵漁者曰將帥汝典戎律勗爾偏裨儆爾師徒殄殲
乃仇以復我高祖文皇之境土爰暨將校汝皆功臣
之後無忝爾祖考其尚蹈果毅無敢冒我糗糧無私
役爾卒伍無與親民之官妄分彼此且我烈祖暨乃

祖乃父胥及逸勤勲在王府以有此境土共享太平
之福相在小民尚不忘累聖涵養之恩况我有官君
子世受厚恩身被厚祿營己自私獨不為朝廷惜乎
嗚呼厥亦惟我憲考賞明罰公眾職修理成法具在
我其敢弗率爾尚一乃心敬乃事厥有成績朕不汝
吝其或弗欽邦有常刑朕不庸釋治業赴功可不勉
欵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此以北境稱兵西都為重肆遣將帥以衛封陞仍申
命于大臣以分領于行省其責不為不重其任不為

不優如聞彼軍深入夏境倘邊方之少警將內地之
可憂雖九廟扶持素為神明祚也而一時利害不為
社稷乎若非協力以早圖恐或噬臍之不及其體此
意以究爾圖於戲進退軍之密謀朕不從中制也安
危國之大計卿其以身任之可守可攻各度其勢或犄
或角一從所長其毋失事機以勉圖成效

詳問書

云 兩國和好幾及百年南北生靈不見兵革彼之
所及我之餘也不圖曩者太和間彼國君臣狃于豐
勇嗇禍之言妄有無名之舉我朝不得已以兵應之

彼既異始圖不克逞志于我于是有增幣易叔以伯
之請我章宗皇帝重念彼國傷殘之故曲從和好仍
歸淮漢已得之地思至渥也既許乞盟之後庶幾為
度德量力之事謹畏天保國之戒豈意利我虜虜頓
違盟誓累年譎詐不貢歲幣帥我叛亡以蕩搖我邊
陲我邊臣憤怒自率所部以報東門之後庶可少懲
矣且復保我連水扇惑我山東之民造孽百端不念
伯姪無窮之好僥倖于不可知之勇似不審輔車相
依之勢將復蹈覆車之轍也我廷臣固請曰彼忘累
聖之恩幸吾一旦之警言自以鞭長不及馬腹不知牛

雖瘠債于豚上其可幸乎便可興師聲罪往伐尚念
彼界生靈何罪故遣使臣先以文告仍以大兵壓境
若能改圖一遵舊約則又何求如其不然自啓禍端
罪有歸矣既違三靈之心恐貽九廟之悔事勢至此
雖欲乞和不可及已故令詳問其審圖之云：

答夏國告和書

以生民為心不以細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為度
不以私忿而傷天下之功惟我國家奄宅中外威制
萬里恩結三方高麗叛歸却而不受孽宋既服免其
稱臣苟可利于生靈有不較其名分別惟大夏時我

寶鄰盟誓既百年于茲思好若一家之舊乃者北兵
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豈意同盟墮此奸計俾我
朝之文贄至于一矢之相加幸上天開悔禍之期使
赤子有息肩之望茲紆信使特枉載書忍以一朝之
違遽忘累世之好審此輔車之勢屬我唇齒之邦與
其厭外夷之陸梁孰若結諸夏之親昵惟茲不類乃
我同仇當人心厭亂之秋見天道好還之意衆既烏
合罪復貫盈彼物極則終衰此數離而復合且聞墻
猶可禦侮况同舟何患異心既有成言當如來約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春陽啟序適當獻歲之辰使驛馳緘遠預履新之慶
旅陳噐幣脩綽情文具孚誠意之休益締信盟之好
回宋國賀萬年節

陽和應律適臨姑洗之辰使介馳軺遠賀誕彌之節
肅陳禮幣祇達近函覽誠意以具孚保歆盟而益固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遠馳使驛來展賀儀念誓好之方隆故情文之俱盡
其為悅懌曷罄敷陳式屬涼秋善綏福履

統軍謝免罪表

誤軍期者無赦邦有常刑忘人罪而責成君之大德

已損前肯仍玷新恩中謝臣聞王者使臣功不如過
人臣報國死不顧生要之能至于成功可以粗償于
宿負一昨臣分屯西道俾扞北陲粗置營屯稍增塹
壘皆本授之成筭固無取于鎖才朝廷察臣小心寄
臣大任委之以精兵之地授之以專對之權庶知虜
情預為脩而臣才微責重識暗慮輕誘未識于楚羸
敵妄言于邾小遂闕儲胥之脩尚遺宵旰之憂大則
置之典刑小則削其仕籍國曰可殺臣猶自知豈意
隆恩曲全微命枯骨復肉寄面何顏尚且慮臣以輕
敵損威憫臣以積憂致斃謂臣智雖失料心則亡它

盡棄前瑕許圖後效激昂有地奮躍呼天地蓋伏遇
皇帝陛下燭物以明及人以德姓忘曾沐三敗之辱要
孟明一戰之功遂致罪囚復塵任使臣敢不洗心知
悔畢志改圖再三經畫之籌庶禪帷幄萬一生成之
賜少荅乾坤不勝激切之至

進呈章宗皇帝實錄表

臣秉文等言伏以唐虞之際有典謨茂彰洪烈文武
之政在方策迄為頭王自昔人君必存史藉既有其
豐隆顯懿之德亦賴夫溫醇深潤之文輔張對天之
洪休揚厲光前之偉績然後事辭不苟聲實相當伏

以章宗皇帝聖敬日躋聰明時又光膺大業祇述先
猷稟大有為之資千古挺出行不忍人之政期年有
成發廩粟以賑貧窮置外臺以審刑獄罷征歛于即
日減租稅者累年敦勸農桑裁定制度孝承祖廟款
謁大壇秩曠古之無文定國朝之大禮生徒徧學
校冠蓋環橋門煥乎之文足以藻飾百度赫然之怒
足以震疊萬方始以殷高之明鬼方肆伐終然宣后
之烈淮夷來舒故得孽宋增幣以乞盟阻鞮華心而
效順西服銀夏東撫辰韓歲時相望琛賫入貢由是
蒸為瑞氣散為祥風神鳳來翔寶鼎出現野蚕成繭

嘉谷旅生至于奎壁之文河洛之畫日月出矣光其
不亦難乎江漢濯之皜乎不可尚已尚却徽稱而不
受愈彰聖德之難名二十年間鼓舞太和之治億世
後光華偉史之書况夫良將之遠籌賢相之婉畫所
表忠臣節婦所舉異行茂才本兵輿賦之煩生齒成
圖之數所宜具載以示方來欽惟皇帝陛下夤紹燕
謀思先前列謂信書之未畢恐遺美之不昭深詔儒
臣詳為實錄往在東海之際已抽中秘之書踵此編
年俾之載筆屬典冊之未上值虜寇之不虞師旅繹
騷篇帙散逸欽承聖訓復命編摩補閱官滕曲加搜訪

然而起居注有所未脩行止錄有所未詳或摺據于
案牘之餘或採拾于見聞之際載之行事誠咸五以
登三及此成書懼掛一而漏萬臣等所編成章宗皇
帝實錄一百卷并事目二十卷總計一百二十卷繕
寫了畢謹具進呈狀伏望聖慈曲垂省覽臣文章煖
昧學術空疎遺美不彰維之三長之妙直辭無愧庶
伸一得之愚云云

上尊號表

率籲衆願祇薦鴻名奉綸命以未愈慮精誠之未至
輒申前懇仰瀆宸嚴伏冀矜從以期得請臣聞乾坤

之量無得而形容日月之光不勞於繪畫其有功參
化育理謝名言應帝王之迹益出強名殫臣子之誠
又烏可已欽惟皇帝陛下天資英粹聖學緝熙宣烈
聖之重光席太平之休運文物煥乎三代聲教懋乎
八荒爰自即位以來專以愛民為務置常平以備水
旱遣信使以勸農桑三讞之外也尚慮因徒萬機之
餘則親覽章奏減樂府出宮女定律令正禮儀闡儒
館以崇文繪功臣而厲武恢土德以大中原之統緒
塞垣以杜外夷之虞所為經畧萬方彌綸百度大功
非止於數十聖德未究其毫厘是以澆淳之流霧湧

雲蒸瑞應之至山湧水出神鳳翔于磁郡寶鼎出于
汾陰年谷屢豐邊鄙不聳時雨赴感瑞雪應期天人
之際已交上下之望咸塞由是勲戚庶政文武具察
緇素之流耆艾之屬其願薦鴻稱者以億計而又曠
大典者踰十年尚虞庶政之闕遺復慮榮名之侈及
夫稽政道不若察衆望守謙德不若建大中况此皇
王之上儀祖宗之故事闕上儀而不舉皇王將有愧
于前遵定制之已行祖宗亦有望于後使典禮而未
備豈臣鄰之敢安若夫淵懿冠倫宥宥基命發育萬
物裁成兩間所以繼于天儲思穆清游以昭曠宵尔

神畧巍乎帝功所以法于道澤昭天泉恩及麇卵博
施濟衆視民如傷茲不曰仁乎雲漢天章金●玉王
度藻飾萬物膠轄三光茲不曰文乎賞不間于賤踈
罰不阿于貴近其理才也取之有制其御戎也動而
有經茲不曰義乎不怒而威不殺而服天戈所指則
亮渠授首皇威所殺則夷裔請臣茲不曰武乎窮理
盡性無方可測謂之神極深研幾無所不通謂之聖
至明以照乎萬里之外大孝以寧乎七廟之神臣謹
上稽天心下察衆志謹與文武百僚勲●懇●不勝
大願固請上尊號云云伏望陛下曲回淵聽俯察輿

識爰及陽春昭受顯號命禮官而諏日詔儒者以刺
經參二帝以為三襲六經而為七編金刻玉坐膺脩
物之儀拊石鳴鐘大講中天之禮四方來賀萬壽無
疆臣無任

平章謝撫諭表

外虞肆靖方深重慎之懷中使俯臨俄示撫存之渥
人微任重寵與愧并如臣者素乏壯猷濫膺閭寄才
雖無取心則靡皇欽惟皇帝陛下內恕及人至明燭
物憫河南之積暑知臣下之微勞臣敢不益勵懦衷
仰酬睿澤王事靡盬敢懷蒸滫之憂天威所臨即遂

凱還之樂

車駕幸慶寧宮皇妃起居表

八月其獲適當講事之秋三歲乃巡尤見重民之意
動惟時順樂武同欽惟深畧締文睿謀經遠修己以
安百姓正家而御萬邦王業所基必本闕睢之化朝
廷既治乃講騶虞之由妾守留侍掖廷阻趨行闕女
工載績望虞舜之裳衣聖壽無疆期周王之福祿

又

王時以閏方欣萬寶之成出狩于田猶俟三農之隙
豫順以動益悅無疆欽惟皇帝陛下乾坤其仁金玉

其度駕言出狩車既攻而馬既同無已太康民不勞而
國不費屬霜秋之戒候與聖體以御宜妾守留侍中
閨阻朝外闕羽旄有羨想聞百姓之歡弓鞬興祥更
上多男之祝

百官起居表

民狎於野方農務之告成時邁其邦象天威而講武翠
華所駐和氣交形欽惟駿惠先猷動遵古制俎豆舉
三驅之禮羽旄形百姓之歡豈徒獲赤雁以作歌薦
之郊廟庶幾得非熊而應卜福大邦家臣等祇奉綸
言叨登省務賡汾水秋風之作阻預群官頌南山天

保之詩願言萬壽

閏月表

五年再閏雖云王者之居門一歲三田皆于農隙以
講事禮昭大誦歡溢綿區欽惟適奢儉之中參文武
之用文物有則視民如傷世已治而戒事之無虞歲
已登而慮民之不給猶謹治兵之教載為省歛之行
歛是大和錫之純嘏臣等祇膺綸命留玷中臺即雲
氣以望蓬萊一心徒切祝秦元之授神笑萬壽無疆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表

陳力不能方虞罪責捫心何有遽及寵光聞命若驚

以榮為懼中謝臣伏聞典策所載謂天官不可假人
祖宗以來示宰相不可專用舊或以內親于百姓而
外撫于四夷有非其人不可付以事如臣者斗筭小器
樗櫟散材偶塵科第之微遂忝搢紳之列亦嘗忝中
書之政叨左轄之司徒累明恩無補國論天實鑒此
臣猶知之偶邊隅少警之初乃臣子効節之日當先
行列况忝承凝左右樞省者四年來往東西之兩地
賴神謀之經畧底外裔衣服降敢叨天功以私臣力
伏惟陛下憫臣以簪履之舊矜臣以犬馬之勞謂雖
無術以補天或可因人而成事綸言下逮中使俯臨

官超四階爵躋一品人微寵厚祿重身輕欲上章引
避則慮噴聽聞欲奉命馳駢則實懷慚惧臣之進退
交集兢榮意明聖之遠圖以之新附欲聲以重注之勢敢懷乎也羈縻之私敢不益勵初
心誓圖後効天威不遠實臨過厚之誠聖德難酬仰
祝無疆之壽

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歌六月飾戎車利執言于醜虜作三軍謀元帥誤置
貳于庸虛聞命若驚撫心知愧中謝臣聞兵應者勝
豈得已而後興師出無名彼不亡而何待過勞聖慮
臨遣將臣如臣者朴以少文懦而不武雖幸平鼠竊之

寇而愧匪鷹揚之材奉命以來以榮為惧然士氣已也
吞于吳會而天誅未即于淮夷敢意兵符重叅閭寄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超將道顯威任事而必
以誠與人而不求倫授之成笑折此遐衝遂致非才
亦叨重責仍且頒金而佐費錫藥以扶衰臣敢不佩
賜孔懷味珍知戒饗士廣分甘之惠勞師体止渴之
仁是以似之敢浚西平之子不遑寧止尚寬南顧之
憂

謝宣慰賜夫人莖疇贈龍腦水銀錦段表

伏以義不顧私既鑿玄門而出恩猶逮室更迂郵典

之華死况于生感深以泣中謝伏以君父之托受服
啟行伉儷之恩從宜可貶方深國慮何以家為臣素
乏將才叨承閭寄寵踰其分釁鍾厥家仰累明恩俾
光私室錫寵求以為莖歛之具飾錦綺以為賻贈之
資數極哀榮恩深寔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冠冕至
德體貌群臣施恩于既往之鬼垂德于不報之所遂
令朽骨亦玷餘榮兒姪至于誓心犬馬猶知懷惠歿
而有識應結草以知歸生者可知至蓋棺而後已一
心莫展萬壽無疆

平章左副元帥謝宣諭賜馬鉸具兔鷓匹段藥

物奉

小醜亂常致干天討偏師壓境屢奏膚功豈能庸踈
猥承褒寵中謝伏以薄伐荆楚鋪敦淮瀆來旬來宣
增亦軍之氣不留不處成三務之功以至提虎旅之
三千破島夷之數萬孤城擒布異域獲嘉敢叨天功
以為臣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心惻怛詔旨溫淳
瘡老為之聳觀武夫至于感泣人百其勇士一乃心
縱其前禽執此醜虜捷無虛日賞不踰時撫戰士之
勤勞優將臣之寵錫遂令眷渥曲被微躬佩刀非斷
割之才解帶乏羈縻之術徒復驅馳聖策衣彼天光

奉命靡皇味珍知愧臣敢不據鞍忘老執轡請行載
惟筐篚之恩莫非民力尚謹藥石之戒恐累主知不
矜小捷之易成庶集大功而圖報

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邁表

凶渠生致頓收一戰之功中使俯臨過沐九重之諭
寵光曲被感愧交并中謝臣聞周王歌六月之師殷
高美三年之克豈有偏將成師而出醜虜望風而奔
捷以至三一皆當百雖未馘孫權之首已能俘孟獲
之降從古罕聞于今為烈此皆一人授算諸將協心
謀不遺長臣于何有欽惟皇帝陛下沉幾獨運群策

兼收慮小器之易盈戒成功之難保臣敢不銘心聖
訓畢志事機草木知威已振先聲之氣蜂蠆有毒更
深慮勝之懷

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靶劍玉荷蓮盃一隻

金一百兩內府段子一十疋表

邊將奮揚屢騰捷奏聖恩重疊猥及非才功匪蕭規
寵慚隗始中謝臣聞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萬舉萬全
聖人所獨方大統終歸于混合肆小寇適為之驅除
蠢尔蛮荒于茲天討迨皇威之既振底賊壘之無堅
有浮其亮有馘其首釋圍城而復固絕歸路以幾殲其

餘傷弓之鳥不待絃之張破竹之威可迎刃而解殆
將亘海以有截豈止渡江而若飛茲蓋伏惟過皇帝陛
下出內府之珍輟尚方之品賜之惟服食器用寵其
守城郭封疆乘武自知何臣力之有也去病不敗亦
天幸之致然如臣者素乏壯猷叨塵闈寄帶其搆具
有愧漢官之儀酌彼金壘徒忝周行之置殆遠在梁
之刺終非躍冶之才欽惟皇帝陛下干戈省躬衣裳
在笥賤和氏之璧所寶惟賢捐陳平之資所圖者大
遂令異數曲被微軀臣敢不頌影知慚飾躬自勵種
德誓同于美玉許身願比于南金是以之雖未

對前人之烈文之教也敢對楊天子之功

丞相謝過表

怪神不語諒天道之匪謀信偽難明亦人言之可察
咎將誰執臣猶自知中謝伏以甲觀儲祥甘泉錫羨茲
為社稷之大計豈勝臣子之至情而臣等易動浮言
輒為膚奏庶幾崑崙之賤或叶唐兒之微豈謂以憑
虛之言莫無妄之福罪之大者天可欺乎欽惟陛下
開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德謂臣過在輕信察臣心則
匪他赦其智識之不明復以訓辭而諄諭臣敢不洗
心加厲捫舌知非報國無功但抑譸張之幻事君有

義益堅畏慎之誠

禘禮慶成表

親祠祖廟有嚴禋獻之儀上順天陽監定尊卑之義
禮行一日風動四方欽惟御衆以寬奉先思孝吉洎
近日欵謁大宮戒嚴之際則風雨順從將事之夜則
月星明概祖考昭假福祿來宜惟熙事之脩成實太
平之高致臣預瞻陰禮祇侍齋祠神其格思昭一人
之有慶君曰卜尔酢萬壽之無疆

平章乞致仕表

恩厚身輕莫有涓埃之報効力微任重豈逃天地之

鑒臨恐貽覆餗之差輒有避賢之請

中謝臣聞忠臣

不敢受無功之賞明君不能畜無用之臣然後朝議

俞諧天工無曠如臣者斗筭小器樗櫟散材早際休

明偶塵任使適邊隅之少警脩行列以居前仰賴聖

慈苟逃罪責既委之要衝而獨當一面復預于帥閫

而總統諸軍屬聖主之嗣圖尚賊臣之稽戮但知除

君側之惡不敢避天威之誅豈意罪不汝瑕寵踰所

望進貳樞之重與聞政事之煩內無張華經國之謀

外無營平破賊之計在承平之日不敢冒居况多難

之時豈能有補加以門膺世爵子尚主恩

一作姻在

君恩更何以加而臣才僅止于此豈微軀之敢愛慮
賢路之久妨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回雨露之
施別求俊異俾就退閑使臣無居寵之媒得安常分
而國有得賢之助早致太平

賀立皇太子表

繼體承祧尤重元良之寄立嫡以長式符公器之歸
華夏宅心天人同慶欽惟茂隆聖德誕受丕基深維
永圖早定文本重明履正繼照則蓋取諸離一索得
男主器者故受之震上以隆廟社無疆之福下以係
臣民咸戴之恩羽翼已成豈藉商山之皓謳歌攸屬
益知子啟之賢臣等久沐天恩預聞國慶雖鳴問寢
賡歌三善之休虎拜颺言仰以視萬年之壽

左叅政乞致仕表

世屬艱虞必得非常之佐運遭明聖豈私無用之臣
輒瀝危誠仰干淵聽中謝伏念臣性惟朴魯材本下
中素好道家之言本乏時才之用偶塵任使無補洎
埃當聖皇嗣位之初正國家有事之日不圖庸瑣獲
玷選掄委之以機務之煩加之以師旅之重王衍清
談而本非經國房瑄虛譽而素不知兵在承平猶可
冒居而多難將何有補豈但人言之可畏實于賢路

以恐妨况從改歲以來已及懸車之際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豈可徒恋明恩久叨重任伏願皇帝陛下隆天地之施廓日月之明憫臣以才不逮人固非飾讓許臣以老當致政實不遑安庶寬罪戾之憂以畢始終之賜全歸為幸得請是期

宰相為蝗生乞罪表

陰陽佐理濫居承弼之司蝗旱為灾深負燮調之責兢惶失措踧踖靡安伏念臣等以斗筭之材膺棟梁之任外不能鎮四夷而撫百姓內不能調元氣而率群臣徒累明恩叨承重寄以致旱暵為虐貽當宁之

憂螟螣繼生為下民之害歲一不熟罪將安歸方聖主建中興之功而臣守蹈素餐之責位苟冒處人其謂何伏願皇帝陛下憫臣以無功而自慚察臣以有罪而自效劾別有後異許就退閑庶可下弭謗言上消沴氣則致天工之不曠亦足為榮但考賢路以無妨猶云有補

封冊高麗王謨冊文

皇帝若曰分封樹屏實賴幹臣繼世象賢以崇有德率由彝憲懋明至公惟我祖宗經畧區夏亦大啟于土宇用綏懷于遠人朕若昔大猷紹休先緒乃瞻東

土惟我世臣宜加錫命之榮庸展幹方之寵啓尔起
復知高麗王國事王謨受材明敏賦性中庸有肅恪
以禋身資忠信以行道惟乃先世荒于東陸象輅介
圭啟封圻于大國彤弓錫占盾作蕃屏于王朝踐修厥
猷不顯亦世亦暨汝父克成厥終肇敏戎必嘉召公
之是似女有良翰命申伯以于宣是用昇尔苴茅纘
我祖考以永為我蕃輔用追配于前人嗚呼惟有德
可以和人民惟謹度可以保富貴周曰弗克惟既厥
心罔曰孔艱惟敬厥事慎乃服命律乃有民徃盡乃
心典聽朕命

前御史大夫張曄贈父萃卿誥

昔石建有醇德而一家萬石袁氏著仁心而四世五
公古有其人今乃親見某以德行為世檢以文學登
世科孫則尚書子惟御史門閭之懿近代宰聞推其
從來自爾素積生而冠萬人之高選歿而膺一品之
追崇崇其有知乎亦足榮矣

叅政知事李蹊授左丞誥

君不惜才于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英豪天將降任於
是人必付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
宗開創之艱思社稷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群生未

寧提封未入于版圖陵寢尚霑於霜露中夜以嘆茲
心靡遑期得英偉絕俗之才以濟險阻非常之運曠
若予采今得其人其位李蹊器識邁倫才猷經世以
大雅飾吏事以術業贊廟謀比長外臺薛宣之政事
已試召還中省張鎬之籌策甚良是用貳我機衡進
之丞轄於戲承平之世中庸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
賢哲馳騫而不足楊雄解嘲身濟大業力恢中原幸
得遭時其任以天下之重毋以有己或負于人主之
知勉盡乃心以稱朕意可改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
加上柱國餘如故

許道真致仕制

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黃冠野服人臣所
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足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
有臣如此如卿凡人其官道直以方氣剛而大議論
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擢自先朝置之諫列
近安昌竊位已問折檻之忠及梁冀伏辜方見理輪
之志朕初即大位稔聞直声起之于田里退閑之間
超之于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
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戡之既老挽之莫
留特進一階榮躋四秩華山拂袖最是為世上之閑

神武掛冠猶不負山中之相勉終晚節益介壽棋
道陵真妃制

古有六寢式奉宸闈天垂四星蓋隣北極朕祇承先
帝敬建掖妃載頌優異之恩以對柔嘉之則休符佐
相早列邃庭左右圖史之規進退珥璜之節彤管有
煇象服是宜用光四德之書仍侈亦珈之飾嗚呼攀
軒龍而莫及望絕鼎湖悵蒼梧之不返徒魂消澧水惟
德徽之益遠宜命數之敦陪尚深送注之誠愈保安
貞之吉
滄水文集卷之十終

滄水文集卷之十一

金翰林學士承旨趙秉文周臣著

碑文

梁公墓銘

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於穆清講明
乎蒐狩之制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掾抗
章論列以為其地在重山之崕積陰之所春煥不毛
夏暑仍續殆非所以順養聖躬也况蕃部野心難制
萬騎撤烈信宿可到萬一解嚴之際奔突而前卒何
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亡以為先事之戒書奏樞紳

危之上曰此愛我也庸何傷詔為止行自是名聞天下家置一通言正人必曰梁公矣其後公在陝西上平賦書累數千言其大畧言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萊滿野則物力少稅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稅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寬狹鄉之地至有水陸肥瘠一守物力相懸不啻數十倍後雖三經通推並依舊額臣恐瓶壘之詩不獨訊于古矣書奏上深嘉歎命藏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叛服不常其後果尔及平

賦之令未下而宋賊繹騷督賦者病焉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處惟觀立朝大節其它可畧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已能建白如此使之居侍從之列必有大過人者此予所以愧公而不愧也公諱襄字公贊絳州正平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使云銘曰

於皇世宗 百度惟真 世平講武 駕言涼岵
言：梁公 獨以諫鳴 儆戒無虞 屢省乃成
謂天蓋高 胡動以誠 帝曰愛我 詔尼其行
薄海內外 聞公直聲 匪惟公直 由天子明

平賦一書 時其重輕 世有主父 不孤賈生
沈史飲經 擧萃摘英 浩々而博 涵々而淳
小試所長 風馳霆驚 名聞天朝 不登公卿
惟皇好直 錫之胤榮 尚詒來者 視予此銘

郭公碣銘

君諱某字某 郡人宋宣和中族子以高資聞欲因
權要以貴公曰請托公行晉所以亡也此言何為
至於我哉未幾宋果亂入皇朝第進士仕至某以某
年卒嘗試論之入之壽夭窮達係于天而其子孫之
賢不肖與其世數之遠近則係乎其人所以積之有厚

薄予于見聞間以陰德有後者得三人焉若王寶文
守洛有德於洛人而以橫逆被禍其子學士君彥潛
以進士甲科文學名于世賈迪功稱為遺直而子戶
部尚書執剛以政事聞於時而君以慈仁孝友輕財
樂施位不滿漣而轉運使公富貴而好德康寧而壽
考以忠果強敏聞于天下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也
乃為之銘曰
不能銳 是以鈍 不于試 以昌其世

崔公墓銘

君諱憲字子真涿郡良鄉人世系載先塋幢事業載

壙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醇懿之休澆不沽激以
忤物不苟合以趨時淹貫六籍兼綜群藝循：為彬
彬為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為人師
行為世表慈祥孝友為密愷悌人無得而稱焉然天
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真云其醇而不耀陳仲
弓黃叔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
卒于官春秋五十有二官止于孝義縣丞嗚呼惜哉
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之材之
邵猶以行掩之也與同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友
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守僉以有道無命古有誤

述勒銘斯表用旌不朽銘曰

元氣氤氳降為仁人含和韞真不淄不磷

介然而石溫然而春聲溢天下祿緣及身

青雲諸生滿其後塵勒銘貞石垂聲不泯

姬平叔墓表

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
平叔以疾卒于秦州官署之正寢何以書皇朝忠清
行義之臣也盡瘁王事故書爵書字貴之也禮男子
不死于婦人之手卒於寢正也今天子嗣位首詔公
赴闕將用矣而公已歿隱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

哭：而誅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
歸乎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積學績文為
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趣時者為通賢而不知治
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實以通經學古為高救
時行道為賢者必怪怒罵笑以為狂愚世之知平叔
者見其卓絕之行忠義之節臨窮達處禍福無愧于
古君子或以為勉強自苦或以為蔽室不通孰知平
叔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人之所以不食酖毒者以
其殺人孰知酒色之害烈于酖毒而不知避之知之不
審耳生周欲有其生者禮義是也死固壽也吾所惡有甚于死者喪其本心也大哉心

乎修之可以為賢哲養之可以塞天地人知養其身
而不知養其心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
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余
以為知道公之鼻祖因官受民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戰國齊大夫樓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耳孫
宋諫議度大理丞若谷之雲來處士尚賢之去寶臣
之曾公壽之仍傑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
姬汝陽人諱端修字伯正一字正叔與人交怡聲下
氣恂恂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雖顏蒿岱不吾壓
也此一反生平不喜讀佛道書拳：如奉戒律寡言

笑不飲酒屏絕聲色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
身無媵妾此二反家素殷羨未嘗有綺繡之奉鐘鼎
之食視一物若靳惜至田宅之券盡推以與其姪輩
而弗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五反嘗語人曰吾有
三反必一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人始
未信既而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太
守子不法攝置于獄守怒不為屈改鞏州通西會以
廉外同州判官遷洪洞令補尚書省掾以稱職擢監
察御史首彈張復享才勝德小人也朝廷以小人居
諫職可乎又與拾遺張嘉貞奔走權貴皆不宜進用

又言樞密大軍至盧車河敵勢窮蹙不即勦絕至有
臨潢之敗其餘將帥多非其人因薦同判樞密完顏
老同知臨潢紇石烈按出虎等沉勇有謀可任方面
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承暉戶部尚書范
梈秉志公方可任廊廟其後凡三上書皆言善必
當用惡必當去在斷之不疑耳上問其狀曰臺官近
日言復亨承暉尚未行也上亮其直然奸人自是側
似矣竟為有司傳其罪上特宥之改太學博士未幾
黜為彰德府判官秩滿除大理司直轉寺丞上召見
宣諭脩至會命者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括合達一

書上之曰時政得失盡於此矣其造次不忘悟君如此是時輦轂不雨以係冤獄議坐主者罪反為所擠奪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度副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臨終嘆曰天不假我數月壽以畢幅巾之願耶享年五十有九配陳氏二子恂應公仕章宗朝不為不知遇賴聖恩全省亦衆矣其卒葬月日攀龍髯以以翹箕尾似非偶然者而道終不克大施于天下既而身愈斥志愈不衰名愈重天下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叔公常奏對以君子小人為言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為誰以仁惠對上聞之愕然及公

歿而仁惠敗天下哀其忠云復繫之詞曰

剛為天德 無是餒焉 物或蔽之 人而不夫

復情于性 守動以靜 不戒而剛 無欲以正

惟伯正父 學先致知 非苟知之 亦信蹈之

公材小試 于憲于丞 群瘖側耳 丹丘鳳鳴

投膠于河 幾何能清 砥柱屹然 頽波不驚

公命不延 不登柱石 公在廊廟 孰為蟲賊

公能抵之 不能已之 嗚呼九原 愛莫起之

交：黃鳥 爰止于棘 天不憖遺 哀何有極

老丹言壽 死而不亡 一時之促 萬世之長

汝山蒼：汝水逶迤 公今不死 公墓有碑

遺安先生言行碣

先生姓王氏諱礪字逸賓其先臨洛人先生寔生于汴梁嘗以洛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穎悟絕群外頗如也初學詩于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為及不未幾詩名大振加之孝于親友于弟誠于人篤于己遠近論文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張公壁叔獻趙公泐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待之及若居己上及數公相繼魁天不直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朝賢兩薦翰德先生以書抵故

人之位清要者苦以親老為辭議遂止明昌末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耆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生孝義忠信文章為世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苦昏暗即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首葺先塋次以分惠親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于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于身足矣語畢而逝塋于祥符縣魏陵鄉蕭氏之園先生教人先行後文與人交終始不易居喪齋蔬衰服不去身二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間言平

居循：醇謹，視若無能，為至不義，矯如也。其詩冲淡簡潔，似常蘇^詩嘲戲風月，一言不反也。所與游皆世知名士，若文商、伯起、張公、藥元石及其子觀、彥國、王琢、景文、師拓，無忌鄙權。元興高公振特夫，王世賞、彥功、王伯溫，和父在容，無擇游道人宗之路。鐸、宣叔、右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以禮致之，不能屈。及與一

貧士談，兀坐終日，不知誰為主，誰為客也。嘗冬一日，詣一親知家會坐，客滿，主人貧寒，為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色，物色所得，乃典錦衣以贈也。喪其母，鄉隣或賻以布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親安

吾貧義不可受也。其廉介類此，其真純之德卓絕之。才淵深之學，廉正之操，黃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以秉文明，昌間轉^遷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鄴元興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君不可不掃門求見之。既見，曰：鄙公知人矣。自是之後，虛往寔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嗚呼！使子雲見之，不當絕嘆于李元^仲、蘇元明見之，不當見稱于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于是為之銘，曰：

居今而行古，身晦而名章，不獨以詩昌猗。

東明令王君雞澤尉楊君死節銘

貞祐元年秋九月北兵至河朔東明令王毅之剛雞澤尉楊君過叔黨死之詔褒贈有差嘗謂士大夫高爵厚祿平居左繩右準以功名自許一旦仗節死義願出于簿領之卑彼區區一令尉乃能樹立如此庸詎知名為主矣寵光身後也哉誠義激于中不忍偷一己之安而驚百姓之患非剛明者其孰能之乎銘曰
邊臣失機 竟速抵巇 來亦不麾 去亦不追
坐視穴陣 反棄其師 令尉之卑 而能死之
噫

張文正公碑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以疾薨于正寢計聞上為輟朝命勅祭勅塋贈銀素光祿大夫謚曰文正前代謚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惟唐拓丞相與公二人而已嗚呼亦可謂榮矣初明昌泰和間明天子勵精政事脩飾治具典章文物高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修國朝儀禮宛然為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後垂三十年凡朝廷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于紀世宗顯宗章宗三朝之宏休偉烈未嘗不經公之手

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書詔旁午公獨任其責沛然
有餘朝廷以平政事僕散揆軍回右副元帥完顏匡
守圍襄陽又賦帥兵密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
將士回日俘掠公言君人者與為將帥不同君道以
仁義為主吊民伐罪而已將在閫外權其事宜可也
借如軍士應須俘畧與出之自上不若出于帥臣之
為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圍與否及欲分淮南之半為
界公言向者大舉本朝平蕩江漢今平章軍回竊意
任彼事勢或有未得如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
有之彼必以我圖久駐之計方事進取震懼畏亡求

成不暇矣不必以淮南遠近為斷其後張岩書來以
朝廷所須五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州俘畧朝議以
面奉聖旨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為辭公又言有
司之事容可擬議至于聖訓理難中止大定初蓋度
偽宋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諭今既聖度
包荒竊恐宋人以要約重難急于求請不若使其易
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依來請庶幾兵
革早息其後以叔易伯重增歲幣函賦臣之首獻犒
軍之賞公在翰苑籌畫為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
與大臣協謀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初清獻公由禮部

郎中出守林棣代為郎中及以尚書遷亞相公復為
侍郎及清獻公致政之後公又有御史之拜私冠傳
為榮事故其誥命有鄭之桓公代為周司徒常之賢
成繼作漢丞相之誥公之**璣**朝廷以公家傳禮學復
命其弟行信為禮部尚書自非學問該博議論篤正
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動敏之操何以有此公諱行簡
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莘卿以醇儒碩學顯名當世
仕至鎮西軍節度副使父晞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
夫公大定十九年擢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云
云公性純厚端慈謹慎周密口無擇言而為善不近

名修道不求容惟以公勤忠直自結人主之知是以
歷仕累朝俱蒙寵遇平生少交遊寡言笑嘗以謙敬
自持待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大夫哭
之哀烏曰世不復有斯人也云云其家風醇謹則似
萬石君通達典故似虞祕書經學論議似孫宣公詔
誥典冊似李贊皇人得其一已獨厭餘不幾于全乎
銘曰

天地元醇 降為仁人 含和醞真 不淄不磷
行為世表 文演帝綸 家傳禮學 載筆終身
敢有二事 隆其清芬 歷事四朝 寵數益新

何以致之 惟敬與勤 緇衣美鄭 德星聚陳
顧後絕配 瞻前無隣 惟清獻公 如萬石君
歲時問勞 寢膳以聞 慶建白首 朝服事親
明星忽逝 孤月獨晨 永懷道陵 鼎湖上賓
金盞舊夢 玉樓新文 忠厚之氣 歿為明神
公薨汴陽 而塋南原 遇者必式 惟文正之
墳

任子山壙銘

予嘗怪太史公傳扁鵲倉公行事并載其治法之詳
如此而王公大夫功業無聞者畧而不及一言何也

既而歎曰此後世作史冗長無法徒為紛：而太史
之書言簡而事核獨為良史之法者也有一人之人
有百人千萬之一人有百世一人有千萬世之一人
之二人亘千百世千萬人之一人者非耶可萬以其
拔方使無聞也哉漢書不傳張仲景唐書不傳王冰識
者尚有遺恨其偶遺之耶抑削而不錄之耶賴其遺
書傳于後世使其書併亡則治人之功無乃闕乎此
予所以銘公而不辭也公諱履貞子山其字也以醫
聞許州長壽人銘曰
不緇而僧 不官冠而儒 顧以醫鳴 不求羸餘

其四休居士之徒欤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碑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
文章溫淳深厚如折枯絲以為明堂之楹駕駮驥以
遵五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歸韓文
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
使人愕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
動盪了無痕迹使讀之者壹不厭凡此皆文章正也
至于書亦然秦相李監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
之楷見者莫不歛衽而敬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

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

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黨

公于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

之正脉者猶尤以公為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

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諷千餘言

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

調城陽軍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

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

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錄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二

年出知兗州泰定軍節度使為政寬簡不嚴而人自

服化三年入為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二年九月
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于家居之階
上象視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寬和容象犯
而不校未第時樂山水不以世務嬰懷簞瓢屢空晏
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母始
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公始生及長儀觀偉
異若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
說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為
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
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

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鐘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
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
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非要
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為奇也譬如山水之狀
烟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
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于篆籀之妙後數百
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
則書止于斯噫

滄水文集卷之十一終

